

# 陕南春色

■周养俊

陕南,位于陕西省的南部,在秦岭的南面,包括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以汉中为代表。陕西人习惯称其为陕南。

因为地理和气候的原因,陕南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物产丰富,风景优美。特别是一到春天,这里更是熠熠生辉,绽放着独有的斑斓色彩,晕染出如梦如幻的景致,让踏足其间的人,沉醉不知归路。

我爱陕南,更喜欢陕南的春天。

当第一缕春风悄然拂过陕南的山峦,沉睡一冬的大地便缓缓苏醒。山峦像是被大自然轻轻呵了口气,朦胧的绿意从山坳间、石缝里,丝丝缕缕地渗了出来。那绿,起初是极淡的,仿佛蒙着一层薄纱,恰似画家笔下最轻柔的笔触,小心翼翼地勾勒着春的轮廓。渐渐地,绿意浓稠起来,像是被打翻的颜料桶,肆意蔓延,漫山遍野都被这蓬勃的生机覆盖。

山间的溪流,在春声的呼唤下,破冰而出,奏响了欢快的乐章。溪水清澈见底,水底的石子圆润光滑,被水流常年冲刷,泛着温润的光泽。它们错落有致地铺陈着,像是一条通往神秘仙境的水路。溪水潺潺流淌,碰撞在石头上,溅起晶莹的水花,宛如细碎的玉珠散落。溪边,不知名的野花星星点点地开放,它们不似园中的名花那般娇艳馥郁,却自有野性的美。

田野里,更是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庄稼人扛着锄头,牵着耕牛,满怀

希望地走向那片孕育着丰收的土地。泥土被翻开,散发着特有的清香,那是大地母亲馈赠的芬芳,混合着青草、新叶与晨露的气息,浓郁而醇厚。新翻的泥土,一垄一垄,整齐地排列着,像是大地书写的诗行,等待着种子的入驻。田埂上,嫩绿的小草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像是给田野编织了一圈柔软的绿毯。偶尔有几只蝴蝶翩跹而过,它们色彩斑斓,翅膀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停歇在草尖上,微微颤动,仿佛在与小草低语春的秘密。

走进陕南的村寨,青瓦白墙错落有致地掩映在绿树繁花之间。房前屋后,桃花、梨花灼灼,如天边的云霞飘落凡间,娇艳而妩媚。微风拂过,花瓣如雪般纷纷扬扬飘落,给地面铺上了一层浪漫的花毯。老人们坐在门口,晒着太阳,脸上的皱纹里都充满了笑意,他们看着在花树下嬉戏的孩童,眼中满是宠溺。孩童们追逐着,欢笑声在村落里回荡,惊飞了枝头的雀鸟。

村中的池塘,宛如一面镜子,倒映着岸边的垂柳与青山。垂柳依依,细长的柳枝垂落在水面,随着微风轻轻摇曳,仿佛绿衣仙子在翩翩起舞。柳丝上萌出的嫩绿新芽,像是串串碧玉,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水面上,偶尔有几只鸭子游过,划出一道道涟漪,打破了水面的平静。它们时而潜入水中,时而浮出水面,抖落一身水珠,欢快地叫着,似在欢呼春的到来。

陕南的春天,天空总是格外湛蓝,云朵像是被棉花糖堆就,悠悠飘荡。阳光暖而不燥,轻柔地洒在大地上,给万物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在这样的春光里,漫步于陕南的古镇,青石板路在脚下延伸,路两旁是古旧的店铺,木质的门窗散发着岁月的沉香。街边,有手艺人专注地制作着传统工艺品,他们的手指灵动,仿佛在赋予物件生命。游客们穿梭其中,或驻足欣赏,或挑选纪念品,欢声笑语与古镇的静谧相融,谱写出一曲和谐的春之乐章。

夜幕降临,陕南的春色却并未沉寂。月色如水,倾洒在大地上,给山川、村落都蒙上了一层银白的薄纱。蛙鸣在稻田里此起彼伏,与远处山林中的虫吟交织在一起,宛如一场盛大的交响乐。偶尔有几声犬吠传来,划破夜的宁静,却又瞬间融入这无边的夜色之中。此时,坐在庭院里,泡一杯新采的春茶,看茶叶在杯中舒展,轻嗅那淡雅的茶香,感受着微风拂面的温柔,心中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

陕南春色,是大自然用最细腻的笔触、最斑斓的色彩描绘出的画卷,它既有山水的灵秀、田园的质朴,又有村落的烟火、古镇的悠然。在这方天地里,春的每一寸光阴都被镌刻成诗,每一抹色彩都晕染着希望,让人在岁月的流转中,一次次为它的绝美而倾心,为它蓬勃的生命力所折服,只想将这如梦的春色,深藏心间,回味无穷。

# 牡丹缘

■肖创彬

少时爱花,多缘于一种闲愁,总想从花语中读出一些象征意象,寄托一种若有若无的情思。但寻常的几钵花,翻来覆去地倒腾,终归失了新意。及至读到刘禹锡咏牡丹的诗:“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好是震撼,一袭花开,居然引发倾城之动,这是何等的魅力,何等的妖娆?不由得激起我对牡丹的无穷仰慕。

恰此时,蒋大为的《牡丹之歌》唱响大江南北,于我可谓是因缘际会。歌词传达出的强大信息表明:牡丹,不仅仅是娇媚与富贵的代名词,还蕴含着气节坚韧之秉性,这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牡丹的迷恋。

然而,江南无牡丹,信息闭塞的当年也根本无从搜寻关于牡丹种苗的信息,望着专门买来的“花卉种植”一书,只能是抚书兴叹。

前年,购得一处带院落的房子,反复审度,装修前的第一桩事,就是拜托朋友画了一幅牡丹图,嵌入玄关处,绿瘦花浓,雍容典雅,顿觉入室生辉,来客多有好评,算是圆了我的牡丹梦。

去年,偶听朋友说起,家乡建牡丹园了,游客还真不少。我不禁疑惑,不是江南不产牡丹吗,怎么还建起牡丹园了?朋友哂笑,你翻的是哪页皇历,什么年代了?现在好多地方都种牡丹了。

既然天时不再是问题,又有现成的院子,“人和”岂能成为障碍?这坚定了我一定要种上一、两株牡丹的决心。接下来是托人挖取了两棵带着大土球的成树,

房前屋后各一株,于当年11月份栽了。

关注牡丹的生长变化自然也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初栽下的牡丹已是残叶落尽,只剩三五根像是枯枝似的主杆兀自杵着,干瘪而孤单,给人风烛残年的感觉,暗自比较,仅比败荷强那么一丁点。整个冬天,那仅能显现牡丹生命迹象的芽苞也是暗红中覆着死灰,让人担心它是否还活着,但二月的杨柳风一吹,牡丹的芽开始迅速膨胀、变红、变潮,慢慢的,芽苞终于撑开了,像极了香椿的芽叶,不同的是每个大的芽苞间都藏着一个花苞,起先只是像叶片裹着的微缩板的火龙果夹在芽叶间,但很快地抽茎,脱离芽叶的包裹出落成小蓓头模样,继续地膨大,长成了小型的荷苞状花苞。到了四月初,花苞顶端开裂,露出几道红色边线,渐渐地,绿色的花托外翻,红色的花绒日渐胀鼓。四月上旬的一天,天气晴好,牡丹便大部分开了,一株丹炉红,一株璎珞宝珠。丹炉红重瓣,瓣瓣如蝶,轻盈而富动感,瓣与瓣之间



图片来源于网络

曲张交错、完美搭配,外形上没见过能有与之媲美的花了,花色纯正、热烈奔放,犹如烧得正旺的炭火,“丹炉红”该是因此而得名的吧;璎珞宝珠浅红,属楼子台阁型,花心突起,重重叠叠,尽显雍容华贵,花盆硕大,花径足有15厘米。

朋友笑我,这下可好,室内室外都是牡丹,你是生活在花丛中。不经意间的一句戏谑提醒我,一段时间,我是沉迷于室外的牡丹而冷落室内的牡丹了。

暗自思忖,其实无意冷落,只是实物与画作之间到底还是不同,这不同不是好与坏的差别,不是情趣的差别,而是短暂与永久的差别,鲜活的生命往往短暂,所以,尤其值得珍惜,画作则是永久的,(这永久虽然也是相对的),记起时即可一饱眼福,鲜活的则不可以,过了花期,你得再盼上一整年。

珍爱着永久的,守候着短暂的,不自觉间作出的选择看来也不失为一种生存的哲学。

我爱牡丹。

# 岳母,是另一位母亲

■卫国庆

她生日的那天,并不隆重  
如果没有她精心准备的一桌饭菜  
气氛会相对简单一些  
在此之前,我已经暗自许下宏愿  
要将全人类的好都送给她  
那该是爱的另一种完美  
如果没有我送的鲜花,也没有我的掌声  
子孙的健康与祝福,也许是她唯一的慰藉  
外面的阳光,此刻也要更加放纵一些

如果时间是个偏见  
我愿意暂且停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  
找出上百万个亮堂的理由  
让母亲在这一天  
不仅开心得像孩子  
还守着人世唯一美妙的音乐  
每一个音符  
夹杂着我蹩脚的诗句,都在她面前  
毫无保留地喧嚣,她识字并不多  
可她却用爱的火焰,偷偷地燃烧着

为了外孙  
她可以辜负一些看上去重要的面孔  
也可以放下这些、那些紧要的事情  
也可以持续半年之久  
足不出户  
用心陪伴着外孙,看着她拿起针线  
缝补原本支离破碎的早晨、黄昏  
和那些年,不大不小的熬煎

依稀记得,那个专属于儿子的一天  
一个某些特殊的原因,我将远离古城  
她从早晨忙到中午,给三个外孙子投喂外  
还要照料一个不能自理的老父亲  
并且要准备一桌子精美的饭食,从始至终  
自己没有一丝空闲的时间

由于时间的问题,我们吃完饭就要走  
吃饭期间,她悄然地收拾着我们的行李  
直到把我们送出门  
自己都没有吃上一口热乎的饭  
上火车后,我提醒她把饭热下再吃  
可我知道,她是不会的  
我第一次深深地感到  
另一位关于对母亲的愧疚  
也第一次感受到  
另一位关于母亲那悄然无声的爱

记得,某位哲人曾说过  
你我皆是此时此地的访客  
我们都只是短暂的途径,我们来到这里  
是为了看见,为了领悟  
为了成长,为了爱  
然后平静地回归生命的来处

爱,每一刻都在变化  
而不变的是母亲的爱与恩情  
由于某些特殊原因  
又要离乡远行  
可从来都躲不开母亲的目光  
她的唠叨声与呼唤声  
总是那么动听,那么温暖  
对于世间发声的万物而言  
那应该是一种天籁